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鶴山集卷

二十七至  
三十

詳校官庶吉士<sub>臣</sub>張溥

主事<sub>臣</sub>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檢討<sub>臣</sub>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sub>臣</sub>楊壽楠

謄錄監生<sub>臣</sub>孫晃

欽定四庫全書

鶴山集卷二十七

宋 魏了翁 撰

督府奏陳

奏兩府所辟官屬截日供職

十二月三日

臣於初二日夜半伏準省劄恭奉御筆令臣督視江淮軍馬臣雖具辭免竊慮待報有妨治事除已一面具申朝廷抽那江淮元辟官屬及江淮督府人吏及已行過文移案牘等數日未見發到及催殿前司差撥制領將

佐軍兵及合用旌旗衣甲等其臨安府與兩浙轉運司所合應副事件並未見整齊又聞江淮官屬有辭行者亦已一面不候朝廷回報從行府徑自嚴限催督起期起發外欲望聖慈特降睿旨應兩府所辟官屬內見任人截日住行本職日赴行府議事廳供職或有託疾辭行者乞自朝廷重作施行其餘殿前司臨安府轉運司等處并自朝廷嚴限催督庶幾不致有妨行色以誤國事

奏隨宜區處十事

十一月九日

臣自被命以來雖聞議論不一然合行事件竊恐有失機會已一面隨宜區處今略以有關事體者謹條具下項

一作私書與趙范同公文榜劄等前去付王旻孟珙招安常進尚全等并劄江陵府差官撫諭

一劄何元壽令一面措置扞禦劄黃伯固充參贊軍事一面以督府議事廳幫衙行事策應上流

一給榜付四川制置司及江陵府又散印榜二百道  
於七路州郡勸諭大家豪民結集民丁保護上流  
以官資厚賞

一劄李虎王鑑楊福興趙勝劉虎照元行星夜提兵  
應援荆襄

一劄楊義充督府帳前都統制就令任責鄂州江面  
一遣屬官萬一薦同官觀人秦良謀前去劉溥處商  
議遣人至郭勝處仍帶錢銀前去

一劄咨江州郡聚集漁船以助水軍防扼

一劄會咨江州郡自鎮江而上直至荆鄂凡幾處隘口兵若干船若干制領將佐是誰任責令具夾密帳狀申以憑點視

一差官先期起發賫會子於所經過州兌換見錢庶幾舡到不留滯

一聞常進擒獲已一面從速囑何太監元壽如發到鄂州且與存全以為招徠之地見一面分付萬一

薦等陸續前去招諭

一其餘隨宜區處事件更不一一詳具伏乞睿照奏

別擇日朝辭

十二月九日

臣六日嘗具奏欲以十一日朝辭十二日出關昨蒙玉音面諭退又謀之二相則知十二日未可行臣除已遵依聖訓欲別行擇日朝辭起發謹具奏聞更合取自聖裁

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京



湖軍馬謝表

備數除涂方祈閒廩聯班宥府遽昇上游循牆莫託其  
控辭負乘終慙於忝竊思深責重才短心寒臣歷觀今  
古理亂之間孰無敵讐盜賊之事然而徹桑於未雨者  
常治寢薪於厝火者必危實存乎人難委諸數頃者三  
京之兆釁置不復言若夫數路之寇邊傳之已久儻此  
際得人而獎率俾靖邊竭力以經綸亦須氣勢之稍強  
何至藩籬之盡壞乃漏舟飄忽之頃易置榜人而敗局

支離之餘驟更奕手帑藏不敷於調度軍屯極費於分  
張只論經常已云竭矣使其歷久奚以繼之矧如臣者  
賦分孤竒謀身百拙遭際兩朝之眷遇僥覩三紀之踐  
揚方當安危存亡之秋固知進退去就之義雖多掣肘  
寧敢辭難趨事赴功既自鞭於庸懦出車遣戍亦具見  
於條陳將十乘之啓行乃羣言之交至若何受任惟有  
乞歸豈期明主之保全猶備公朝之任使既來旬於荆  
楚復盡護於江淮人皆笑其甚愚已未知其攸屆此蓋

恭遇皇帝陛下受天明命濟世中興憤小虜之狻獨命  
大師而燮伐拔臣於見大夫之外授臣以視執政之恩  
致使孤蹤驟當重寄臣敢不忠以衛上奮不顧身罪當  
誅兮天王聖明雖不憂於衆毀侯誰在矣張仲孝友更  
有賴於邇言

奏乞宣諭大臣趣辦行期

十二月  
十一日

臣自被命督師今既踰月體承憂顧不敢固辭然而人  
情玩於苟安收之甚難而散之甚易臣始聞師命辟置

幕屬猶有從者繼準御筆別議行期則人情觀望旋即  
渙散臣恐一旦又被趣行之命則必倉卒誤事故自朝  
至昃凡先期施行之事皆不遺餘力既嘗條具奏知矣  
忽又聞兼領江淮之命臣於是申嚴約束收拾官吏庶  
幾指日可行而數日以來有司調度倍覺艱澁臣不敢  
見之奏篇尋行訪問乃是惑於傳聞不一之言未肯支  
發如臣之不敢避事固見之累牘無用贅陳然而目前  
所甚憂者遲遲不行則諸閫藉口以逃責諸軍張頤以

望犒諸郡舉首以俟援此皆必然之理又其次則監司  
州縣恐有不識事體者以督府經過旁緣科擾或拘籍  
人舡或椿留夫運則動是旬月寧無怨嗟更稍遼緩必  
有飢寒顛踣之慮殿步司所差制領將佐各已到行府  
供職屢請先期整促人馬支遣居行錢物亦無辭以應  
之凡此皆當汲汲區處不可復緩者臣前一日雖又蒙  
玉音面諭退又請于二相皆謂少緩行期其在臣子豈  
不仰體國力寧敢再三趣迫以取方命之譴實以行期

不決則進退無據中外皇皇欲望聖慈宣諭大臣如廟  
論一定初無更易即乞速下有司照畫一申請事理嚴  
限兩日盡數應辦庶可即日起發毋使進退周章以貽  
物議危迫之情惟陛下速賜果斷干冒天威下情無任  
惶懼俯伏俟命之至

貼黃奏科撥錢物

臣照得朝廷輟遣近臣督師于外豈不欲其卯受命  
辰出師然既速而復徐之既分而後合焉朝令夕改

甲可乙否中外惶惑不曉所謂臣竊思之只緣當來  
應辦兩督府除金銀告牒等外各許緡錢五百萬京  
湖一司今恐僅得三百萬江淮一司全未科撥契勘  
江淮官軍民兵約二十五萬京湖稱是若只以犒軍  
一事言之今所賫之錢一犒即盡此外如給官吏招  
新軍遣援卒處流移受降附發間探收潰叛造器械  
募舟師防江面等又不在此數皆立時支遣不容貫  
貸者掣肘如此臣安得不一言臣雖至愚豈不仰體

國力契勘到左帑除已交百十六萬外見在楮券盡以零會湊之或可得五百萬而江淮一府終未有可以那移或謂淮鹽每歲六十五萬袋內撥借十萬袋臣自行區處津載變兌亦可以對折今來交降或入謂豈無諸司寄椿錢諸郡交頭錢之類可以便宜取撥然只以江東一路言之自兌換會子後未與出豁已是虛掛文歷恐至前途有誤指準今來只候朝廷處分既定先將左帑零會湊五百萬外更增一二百



萬金錢等物縱不及兩府元請之數若姑可以備初到之費則臣且一面起發沿途便宜措置徐俟諸司諸州有可那移者接續應用猶是一說更自陛下裁度如以為可行即乞速賜處分

貼黃奏江陵從督府乞兵

臣得江陵尤燭十一月二十九日書云在城守禦適臣行府榜劄招捕叛寇郵置到後旁緣聲勢與將士喝轉三官資北敵聞之上馬東去疑大兵之將至以

此見得外間所望於督府者甚厚又得公狀欲從督府乞兵二萬人此等事正費區處併具奏知伏乞睿

照

奏乞增支督府錢物

臣數犯天威存伸愚懇照得京湖元撥官會五百萬貫今既兼督江淮更合用五百萬貫共計一千萬貫然不敢盡如元數支請若得七百萬貫臣亦且前去今庫中附以零會僅可得五百萬貫其間軟爛糖心前途決不

可用尚費擇揀若筭計初到支犒如人支十七千已當  
四百五十萬貫而制領將佐在外或邇來制司支犒之  
例稍多則又當向上增支其數不止此所餘者僅五十  
萬貫耳又金二千兩約計官會十六萬銀十五萬兩約  
計官會一百五萬貫凡此三項通計一百七十一萬貫  
度牒鹽袋雖在橐中卒難交易而目前如激犒出戰士  
卒賞賜戰勝士卒經理殘破州郡

如戰退之後江陵三海八櫃合別措置德

安城合別造守具之類

存卹陣亡重傷之家贍給隨行官吏招收

新軍調遣援卒區處流移招納降附發遣間諜懷來潰  
叛置造器械召募舟師皆必不可闕之費此豈一百七  
十一萬貫所能辦者事理曉然臣累日嘗以奏陳雖蒙  
允可而有司元未見趣辦應付臣今陛辭近在來日期  
程甚迫而期會不應費用多端而錢數欠少伏望睿旨  
照臣累請於五百萬之外更賜增支若使錢不應手使  
臣滯留關外以俟應辦數足而後可行則人益得以覘  
我之虛實其於事體關係匪輕臣不勝籲天請命之至

貼黃奏淮西總領所等處乞錢糧等事

臣今來未起發間已據淮西總領所乞錢二百萬米五十萬石淮西制司申乞將歸附一年借補人董堅等換授真命江陵府申乞調精銳二萬人策應江州申江西團結等軍在本州扞禦乞明賜科撥錢糧未行而所請日至恐一出之後求者紛然定費區畫當是時叫閭不聞實關利害伏乞睿照

陛辭奏定國論別人才回天怒圖民怨

十二月十四日

臣以書生起家未聞軍旅之事適丁多故驟當事任  
度時量力負荷惟艱竊自惟念先帝拔臣於踈遠之  
餘陛下起臣於廢棄之久受恩深厚圖報無所是用祇  
承師命敢有他辭而決旬之間歛被宸翰別議行期臣  
進退徬徨是用再辭上還恩數豈謂皇明委照未肯終  
棄而臣亦念主憂臣辱義不得終辭則拜疏請行刻日  
就道而廟謨靡定復緩行期夫趙充國自金城請事戊  
申奏聞甲寅報可數千里之置郵而奏報於七日之近

高崇文奉詔討蜀邠漏受命辰巳出師五千人之器械而畢陳於一時之頃今服在邇僚受命踰月而一行一却乃若久而未定所幸臣規模布置初不敢以議論可否為之作輟見之施行粗有端緒今陛下力排羣議仍聽臣行幸得豫戒不愆於期今臣義所當為不敢不勉雖然事有本末治有內外臣之所任於外者末也陛下之所運於內者本也且國論所當定也甲和而乙戰朝是而暮非彼或以馬燧之盟而行渾瑊之劫我又以酈

生之辯而濟韓信之師則彼此相尋而在內之本搖矣  
臣於此時縱知其不可信然動則沮壞和好不動則與  
受其敗牽制牴牾何所稟承乎人才所當別也用一君  
子而間之以小人進一忠良而參之以姦佞患失者引  
類以自助怙權者託公以濟私日往月來智藏瘝在則  
在內之本撥矣臣於此時建一謀焉將恐讒間媚忌以  
危其身請一事焉又恐拘攣文法而掣其肘動輒齟齬  
將何以展布乎夫在內者既不可憑藉如此則臣雖欲



集思廣益致命盡分以報陛下之恩決知其難矣臣願  
陛下堅凝國論而無和戰之錯陳甄別人才而無邪正  
之並用持之以堅斷之以果毋為人言所怵嗜欲所移  
則臣秉鉞於外庶乎有恃無恐抑臣區區所陳關係固  
重然猶涉於事物若本之則有在矣臣愚更望陛下恐  
懼修省以回天怒恭儉篤實以圖民怨蓋天之怒非田  
況所謂數祝板一爐香所可禳除也民之怨非息夫躬  
所謂遣一大將軍行邊兵敕武備可以厭應也陛下不

是之思而謂遣一樞臣足以上回天心下慰民志自今朝廷之上遂委其責無復恫瘝憺怛之意以行乎其間則內外本末不相貫通而陛下之事去矣臣雖鞠躬盡力亦將奚為此臣所以勤勤懇懇為陛下告為社稷綿長慮非為一身孤危憂也惟陛下審思之力行之臣違遠清光不勝瞻天戀聖激切屏營之至

奉乞降便宜詔書

臣誤蒙聖恩驟陞宥府專征閩外假以便宜黜陟之典

非臣所克負荷辭不獲允冒昧祇承重念四郊多壘全  
仗皇威遐暢震竦羣聽伏見張浚曩以樞臣出使高皇  
帝親御翰墨賜以詔書趙鼎繼行援以為請臣愚欲望  
陛下仰遵烈祖英武之規俯察微臣責任之重發揮溫  
詔付臣宣布所部庶幾軍民知聖天子不世邇忘遠感  
激用命殄寇安邊易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惟冀聖慈  
曲垂賜可臣不勝激切之至

賜便宜詔書謝表

臣伏以圖上方畧敢專閫外之權詔許便宜爰重軍中之令絲綸播告旗壘精明竊惟機會之來間不容髮人臣之義知無不為況推轂臨遣之榮任賜鉞專征之責故不從中覆李牧所以拓邊惟汝予同裴度所以擒蔡允稱重寄可授非才而臣曾蔑寸長遽膺剴屬軍務固難於踰度敵情未易以測知若非因變而制宜將恐違幾而誤事不圖睿照特假皇靈茲蓋恭遇皇帝陛下英武濟時聰明察物四郊多壘政當事會之殷一札十行

特借威權之重春溫絕塞風動列營臣敢不竭乃心誠  
忠其職分兵以付御吾不中御仰蒙特異之知賊未授  
首臣無還期敢效糜捐之報

奏將帥漕餽送添犒諸軍

十六日

臣昨自陞辭出關伏蒙聖慈特許宰執飲餞以光其行  
備物假寵微臣之意無任感激但二府所餽及臨安府  
漕按例遣贐共四千餘貫緣臣條具內不欲受公涂餽  
遺今來重拂致贐之意又念隨行軍將冬寒暴露即將

上件錢添搞諸軍去訖自後應有餽送並不收受如有故舊至再三不可卻者即准此施行合具奏知伏乞睿照

奏抵平江府

二十日

臣二十日抵嘉興已賫具人馬平安狀奏聞二十一日起離照熙和人情懽悅將士所過秋毫無犯田里皆香花夾道以候官軍已於二十二日午未間抵平江府休息人馬翌日進發合具奏知伏乞睿照

奏德安叛卒姦詐及備韃聲東擊西

十二月二十六日

臣行至常州復有奏陳臣於今月二十日得孟珙申狀  
說十一月十一日韃賊於灌子灘蓮子洪踏淺渡漢江  
至二十三日重兵方突襄陽西門趙范掩殺韃賊江溪  
屍首皆滿又於二十四日在無錫縣見尤煇與其弟家  
信大抵與珙之說略同兼云德安之賊聞淮西兵到欲  
空城而遁又據孟珙所申探事人於十二月八日親見  
尚全在德安府為韃人所執縛韃人皆有遁意叛兵亦

皆悔附韃人臣始聞之謂可仰寬憂顧深為喜躍同日  
得建康節制司等處備興國軍探事人所申十二月十  
六日尚全賊黨在黃州管下劫寨相去兩日而諸處報  
狀差舛如此不知孰為可信臣又契勘自十一月二十  
三日至今三十餘日趙范既大破寇賊則道路必通不  
應全無捷奏況近來或傳已獲倭盜或謂已獲常進或  
謂已殺盡德安城中賊兵然此數項皆是人所樂聞並  
不曾陸續申到竊疑或有姦詐多端誤我此不可以不



察抑臣又有過慮者韃自侵犯以來變詐百出多是避  
實擊虛前來併力在蜀則荆襄未警及蜀道少緩則襄  
陽隨棗荆門古郢江陵諸郡相繼被兵今來若果是德  
安賊騎焚掠而今又恐是黠賊知我調遣人馬應援荆  
襄去兩淮人馬不多則未必不併力來闚淮東臣除已  
劄下荆湖審定虛實仍劄淮東西制臣申嚴警備以伐  
賊謀外謹馳驛奏聞欲乞陛下申飭大臣未可便以黃  
州廬州諸處傳聞為喜更切行下諸路制司嚴督諸將

益加隄備免被狡寇聲東擊西出我不意臣不勝拳拳  
取進止

榜諭沿邊將帥軍民勦賊推賞

十二月二十六日

當使恭奉聖旨督視江淮京湖軍馬獎勵諸軍奉行天  
討今已統率精銳水陸並進宣暢皇威指期掃蕩并先  
次調遣諸路軍馬步帥王鑑及湖北副總管楊福興前  
去策應上流其所在帥守將佐必能奮發忠義同心戮  
力內嚴捍禦外務勦除照得督府見有御前降到節度

承宣觀察防禦團練使左武右武大夫以下告勅及  
金銀錢帛等專待立功之人凡有登埤出戰將士當次  
第定功便宜行賞內土豪民兵有能建立奇功白身人  
亦宜當一體優補官資有官人不次超轉昭示大信斷  
無食言

榜諭北軍

十二月二  
十六日

恭惟我宋德澤深厚際天所覆莫非王民不幸中原淪  
於異域百有餘年遂使衣冠禮義之區久隔王化頃自

金源滅亡方幸遺黎再覩天日又不幸寇敵蜂起羣盜相延致使生靈淪遭塗炭其為酷虐返甚於殘金我主上一視同仁惻然興念有能赤心歸順便加撫恤待以吾民或使管軍或使守城稍著忠勞必加旌賞以至贍給撫存靡不周盡獨有一種不識事體之人每見自北來歸者輒稱北人自分彼我不思南北雖異其實同是祖宗遺民疑間一形人多猜阻遂使離叛去來容身無所當使今來面奉聖訓督視全師布昭大信凡英雄豪傑

宜及時奮勵為我國家建功立業高爵厚祿傳子及孫  
其或執心不堅已歸本朝又無固志使南北兩地皆指  
為反覆之人信行既虧自取禍敗况北寇專以財物為  
重其視屠戮人類有同草芥爾雖一時私憤輕附寇讐  
然既附之後決是需索無厭一旦不遂所求首被誅戮  
則曷若盡忠本朝永為中國臣子共沐寬仁忠厚之澤  
比之前日寄命湯火利害灼然其有已受官資見當任  
使者仍宜純一乃心勿萌疑慮推誠協力堅定國家忠

孝之節始終不渝自然神天默佑長保富貴若又能乘  
間伺便結集豪勇執縛賊酋勦蕩羣寇當使即遵照便  
宜指揮第功行賞申奏朝廷願將當使一家百口保明  
汝等之心庶自今以往彼此相安永無疑貳儻更執迷  
不悛身既危亡家亦不保各仰速入思慮毋貽後悔

畫一榜諭將士

十二月二十七

照會當使面奉聖旨督視江淮京湖軍馬開府云初今  
與將士開誠布公共圖協濟上報國恩合開具下項

一比年以來軍伍之間紀律稍廢將士上下不務輯睦每舉一事輒生怨尤士既不和何以取勝勘會軍士以恭順為主士卒當聽命於部隊將其部隊將當聽命於正副將其正副將當聽命於統領統制其統領統制又當聽命大將大將却當恭事朝廷非但語言顏色要當恭順直須中心誠慤上下協力共濟國事凡有一毫私忿宿怨各相捐棄自然人人同心以攻則克以守則固大功大名由此

而立況是其間或有不逞之人變亂是非以惑衆  
聽致令兵將不和互相猜忌事屬不便今出榜曉  
諭如有似此鬪亂間諜之人即當體究重作施行  
一勘會軍民一體軍兵戰戍雖其勞苦然大軍糧食  
盡係百姓供輸若耕桑不時軍需不繼便至狼狽  
所宜互相愛惜毋得恃強凌弱恃衆欺寡互相爭  
鬭激出事端如違邦有常刑

一大軍家糧及行軍卷食錢米多是勘請曹司循習



舊弊妄有除尅或收留券榜百端遷延以致軍士  
怨嗟並仰諸軍收領覺察申舉如有犯者照軍法  
施行

一契勘近年以來立功將士雖曾經軍將戎司次第  
保明申奏行賞多被承受人侵用糜費不與整會  
因此省部久無施行是致虛沾恩命不受實惠及  
於私下積累債負以至貧乏當使今後將立功士  
卒定為賞格其有擒獲大酋及以次頭目人凡有

關當陣利害者或生擒或斬首申上行府自節察防團以下牙牌誥命立與書填訖聞奏金銀錢帛在外其次如當陣殺退敵人獲到首級器械等並與隨功大小書填官資行府見有誥命綾紙文帖即遵照御筆便宜指揮施行庶免省部吏人旁緣乞取遷延歲月竟成具文惟是不許妄殺平人詐作首級如覺察得知亦不輕恕

一軍前將士如遇追勦敵兵及討捕叛寇其所獲金

銀財物便聽本人收留使用官司更不抽取仍照  
立功大小別有賞犒

一其有沒於王事者便當錄用子孫請給如舊如或  
子孫幼弱未能受命者先給公據候長大日換授  
付身

奏與趙葵私覲禮物

十二月二十九日

臣行至鎮江趙葵過江相見臣為具一飯并約吳淵同  
席翌日葵犒督府軍一萬貫官屬將佐各有差臣以事

體該衆不欲卻之已即等次支表外又與臣送鞍馬三副角弓四矢二百束刀四鐵甲兜鍪一臣止卻其鞍馬二以其遠來之意甚美餘悉收受臣竊惟一行官吏將士所受上項餽遺無非仰拜陛下之賜矯首闕庭同一感激臣即以三千貫回犒揚州吏卒又以私帑雜色五十匹虎帳錦綬等物報之合具奏聞伏乞睿鑒

奏至鎮江犒軍

十二月二十九日

臣自離都門以至鎮江始疑嚴除將士不循紀律臣以

信賞必罰令之所過州縣秋毫無犯田里市井間競出  
飲食隨軍貿易會連日晴色人情熙然惟臨安帥漕司  
有局兵不循紀律先後行者黥配一二人自此軍律尤  
更整肅至鎮江宣布德意大犒將士莫不歸戴聖明撫  
卹之恩老穉有至感泣惟是諸處申到軍數有民兵一  
項見與官軍方同戰戍合一體支犒若增此二項則未  
有以給之正費區處續具奏聞伏乞睿鑒

奏至建康犒軍不敢以捷報緩行色

臣自元日發京口初四日晚至建康初五日就寺觀禱  
祝天基聖節道場陪預建康府錫燕至初六初七兩日  
布宣德意並依准東體例大犒諸軍仍就此發錢付淮  
西總領所支給西路戰戍將士初八日本可進發緣陳  
韓蔡範等載酒過行府稟議邊事臣再三辭之乃據丘  
密開督府曰葉適商飛卿亦曾有此體例臣遂勉從其  
請因與之講論今歲防秋規模自此遂陸行至采石點  
眎防江備禦因取道太平州前去江池雖沿路所得探

報稱淮西境內已無賊騎而德安叛兵並已北去江陵  
事勢亦似稍寬然終是未得襄陽的報此為可慮臣不  
敢以數得捷報稍緩行色已專人前路審探續具奏聞  
伏乞睿照

鶴山集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鶴山集卷二十八

宋 魏了翁 撰

督府奏陳

奏併力援襄及令參謀官吳潛留幕府

正月十一日

臣起離建康之前一日嘗以所歷期程聞奏十一日行至太平州采石鎮謹再有條具下項

一臣自聞孟珙報襄陽之捷雖幸其有此然終以不得趙范的報及諸司諸郡皆無嗣音為疑固

嘗畧具奏聞今得何元壽書以為珙所報初無之盖有衡州綱卒劉寶自襄陽城中逃出且言其事至十二月三日以前皆其所目擊使其有之則劉寶固見之矣臣自疑此報累次行下諸司毋得輕信及劄別之傑作督府議事廳文移催督李虎王鑑諸將前去襄陽策應近又劄趙勝楊福興劉虎等以江陵事勢稍寬合併力援襄陽前後督促非不嚴切今得李虎回申雖已遵

稟但猶以蘄水橋斷回蘄州住程以待修橋又以江  
北無夫無糧無船無橋取道鄂州以至漢陽未免迂  
回而王鑑直以淮西賊退為詞駐兵六安更不前進  
臣除以明諭賞罰嚴切詰責外謹具奏知伏乞睿照  
一臣在建康日陳韡欲以參贊軍事從臣至沿江協助  
經理頗有孜孜體國之心然臣以陪都留鑰事任非  
輕不敢輒從其請至采石吳潛謁臣則知已被受參  
謀之命潛雖領郡而行府尚缺元僚兼照得目前江

面偶幸平安臣欲選官暫攝太平州事挈潛與俱若  
自此江淮清晏則潛遂可少留幕府如淮甸未寧即  
令速回本州措置防江庶幾上不失朝廷委付之實  
意下亦不失督府求助之初心合具奏知伏乞睿旨  
更賜處分

貼黃

臣已具條奏續得別之傑公狀以臣行府遵照便宜  
指揮權令節制諸頭項軍馬數內淮西強勇軍正福

副都統所部三千人一面改撥令援襄陽就於郢州  
駐劄以便糧草并日下催李虎王鑑兩頭項兵會合  
救援襄陽不許遲留務在勦逐襄陽境內賊兵因以  
蔽遮江陵所行切中事機今錄白元狀在前併乞睿  
照

奏和不可信常為寇至之備

正月十一日

臣今月二日得淮西制置尤煇書聞敵人已燹其勢漸  
退臣雖未敢深信且幸其有此急具奏聞以寬顧憂今

十三日得峭公狀私書則又聞敵騎再犯隨信亦有哨馬復至黃陂管下舊關一帶抄掠而息州又有哨馬再來近城吳潛示臣以孟珙所報則偽太子雖不會見然僭蓋尚在臣竊慮敵以淮西兵勢單弱乘機馳突於光黃舒蘄之間委係利害已即劄下淮西制置司并諸將嚴作隄備外緣臣先得知池州王伯大及知蘄州徐臬申狀皆備黃州幹事人孫俊魏信等探報則謂知隨州張龜壽於十二月八日將金瓶一隻金盤一十隻銀

盤一百隻銷金鞍一副銀鞍一副足帛茶貨八駄信  
掩二十四隻令統制張子良伴送敵使安通事劉通事  
押前項物色從隨州西門鄉北前去侑盞處求和竊詳  
敵人暗計雖非一端然前後遣人至彼其詞大抵謂講  
和者自講和廝殺者自廝殺又常言王楫出來遲我國不  
信和觀其語意固亦自謂和不可信近者尤熖得孟珙  
書亦言常進自襄陽回遇敵之在隨者遂合兵欲攻隨  
蓋因信陽孟璟知隨州張龜壽與敵講和夫使和而可

恃則隨信不復被兵矣今此兩郡乃正當敵來之衝孟  
珙亦業主和好者今敵退復還趙黃之意甚切臣疑敵  
意必謂此數州既來講和則無緣嚴備再為擣虛之謀  
故今之所憂乃正在講和三郡前來朝廷趨那江上軍  
兵應援荆襄今臣又慮前不及援荆襄之急而後已中  
隨信之寇況叛賊郭勝等素知虛實為敵向導萬一徑  
自淮西衝突江面則江之上下必致震動且孟璟張龜  
壽之意本欲以款賊不知賊反以和誤我既和復攻既



去復來其為所誤固已曉然此在朝廷所當深察臣始者雖嘗數詆和議然或者謂儻可以稍紓目前始為一二年休養之計今乃和戰並行臣知決無此理既離太平州後得此警報卽劄諸路將帥日下速去相度事勢隨處應援如李虎託故遲行則速令趨援襄陽王鑑多端避事亦已累劄令自隨信以往向西前去俟敵所在勦逐直至襄陽為地頭蓋斷然以和議為不可信故督勵將士常如敵至不敢恃黃隨信陽一時之私見自為

懈弛然尚恐中外不相照應致有抵牾今併錄白行府劄  
子繳進庶知前後施行粗中事機臣今已一面前去江  
池間審度緩急申飭諸將合具奏知更乞睿旨施行

奏敵侵隨信光黃等處事宜

正月十二日

臣比至采石蕪湖又嘗恭修奏牘伏計已塵乙覽臣自  
離國門幸遇天日照和出陸後日行六十里雖以殿司  
罷輟之卒亦能跋涉山川履危如平今已喜達池州初  
謂敵人兵馬及此春暖水生漸向北去既乃日聞警報

事勢益迫隨州見被攻圍未知存亡信陽光州境內賊馬往來已久抄掠人畜焚蕩屋廬毀傷薪木赤地千里今再至黃陂巴河以來驅呵習水之民結筏攘舟為渡江計臣竊窺敵意先則空蜀口次則孤荊襄使此上流要害之地彫殘零落不可復出則又時通和好之使以款隨黃諸郡今遂自隨信光舒蘄黃一帶謀擣江面若敵可濟江則何往不至不然則且向淮東江北肆其抄掠時暫北去使吾境內盡空國貧民寡則秋冬大舉深

入勢必難支臣言及此憂心如焚臣嘗有陳於陛下謂  
今日事勢當論存亡更不論安危臣至江上尤信前言  
未為過慮臣愚竊願陛下勿易動於小捷勿誤喜於浮  
言申命大臣汲汲然常為寇至之備衆建實才同心協  
慮先私意小知側言旁啓以相傾軋之事一切屏除朝  
思夕維以與百萬生靈紓旦夕之命臣不勝引領東望  
祈哀俟譴之至詩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孝友之臣其  
心純實不貳故孝者必忠於君父友者必信乎同列夫

使秉心不純日夜以相傾相軋為事則朝廷之上亂本  
已見而受任於外者將何由自立更乞陛下以是加申  
儆焉匪惟受任者之幸實宗社存亡所關也臣不勝惓  
惓取進止

奏措置江陵府三海八櫃

照得江陵府一面阻江餘三面皆是平陸無險可恃是  
以敵騎自平地衝突略無阻隔直抵城下開禧前劉閻  
學甲訪尋三海八櫃舊規未及施功改除以去吳待制

獵繼之遂竟其役蓋自晉以來陸抗嘗築大堰於江陵  
之北以禦叛寇後來高氏有國引沮漳之水注為三海  
歷年雖深基址猶在吳待制築金鑿內湖通濟保安四  
櫃以達於上海而注之中海拱辰長林藥山棗林四櫃  
以達於下海分高沙東漿之流由寸金隄展南紀楚望  
諸門東匯於沙市為南海又於赤湖城西南過走馬鬩  
斗陂之水西北寘李公櫃水勢四合高可注而下卑可  
限戎馬深可容舟淺不可揭隄上有路路端有隘而穴

隄以相灌注其後敵騎東至竟陵北窺荊門而不敢睨  
江陵者以此嘉定中年金人再侵襄而人情不搖尚恃  
此以為固自制置司增廣屯田以資軍食海變為田又  
有留司僉廳受賂聽豪民占奪制撫司不以為意遂至  
今來敵侵直由田間深入其害至攻城屠市焚室掠財  
死者枕藉今幸而援兵四集事勢漸紓然敵情難測當  
為今秋再來之防復三海八櫃使浸漬沮洳敵人雖有  
武騎千羣寸不得進然後可施備禦之力今朝廷科撥

八十萬京會十萬湖會下江陵府於敵騎既退之後施  
經畫葺理之方督府實發京會十萬貫總領又助京會  
三十七萬有奇米在外皆是當先用於三海八樞次及  
其他費用欲劄下江陵府趣今來農功未興敵騎既退  
於朝廷督府總所所撥到錢內措支一項錢會專一差  
清強官分定界址視舊規模盡以復海樞之舊須管分  
役軍民於二月以前開浚舊基修復寨柵取四月以前  
興復備辦毋為遷延以緩其成兼又照得制置司初廢



三海為田之後不惟官耕以為田又有從民戶所請佃  
之以為田初佃之時租數少而田畝多人情競於得田  
於是厚賂在官者既佃之後田畝多歲租少人情又競  
於得田於是復以賂在官者今官民戶遂占護此田以  
為已有既是興復三海或官民戶稱耕墾歲久土本已  
多或稱農務將興懼於失業或稱甲轉於乙田段交加  
或稱諸軍扞禦當為休息設為多說求緩一年冀圖進  
遷占吝永為已業似此等詞訟官司並不必問只視開

禧疆界凡隸三海八樞之內悉湔為海且廢海以失險而年年不免寇至之防屋廬之不保家產之不守此身逃遁奔避不暇孰若捐此田以為海而有室家保聚之安失田之民被役之兵並須通曉此意況今逃歸之民未暇求業朝營暮作未知所向又孰若因官司興復此海以賴口食之給亦無異於古人荒政以興役聚民也此事用工頗大務在敏速健決其所分畫必精擇清強官惟不可付之貪吏受賄徇私退縮舊界併自本府備

今來劄命出榜曉示先具已施行事宜具申自後每十日一具次第工役申謹錄奏聞

奏外患未靖二相不咸曠天工而違時幾

二月三日

臣數犯天威再有控陳臣乃者陞辭之日嘗累告陛下以一遠君門誰實應之又因宰執餞送關外亦懇以居中援助宰執皆謂事關宗社朝奏則暮可無以過慮為也臣仰體國家之急不待辦集星馳就道既而所請錢物洎僚屬兵官皆不能盡如初意臣之處此進退維谷

乃至近日劾奏官吏亦未聞處分臣謂此等直易易耳  
猶且奏報遼緩矧又有難於此者乎竊意廟堂之上必  
以廬黃諸處探報敵人多斃淮西諸郡敵兵盡退往往  
君臣之間動色相慶遂謂無復可憂其實敵未斃兵未  
退而荆襄淮西之事方棘也其在江陵者自枝江宜都  
境上伐竹木毀室廬斧斤之聲日聞直欲為渡江計其  
在棗陽者圮城郭治器械鼓角之聲夜聞直欲為度夏  
計其在襄之東淮之西者以和好誤隨直欲縲光掀信

撤蘄蹂舒擣黃今已赤地千里往往行十日無炊煙臣  
以殿司千卒張張乎舒蘄之南窮日之力奔馳六十里  
未明即行或憑車而閱警報乙夜就寢或推枕而行文  
移猶慮其不及事也故於上流則趣何元壽別之傑下  
流則趣黃伯固亟以制司督府之令督屬諸將臣雖在  
道事亦無闕今李虎王福可抵襄陽萬文勝亦至安郢  
而上荆門枝江江面淺狹已趣尤燭分兵以往又發鼎  
澧義勇以助之於後李允政祝邦達併力西淮屢有克

捷而敵勢方張脫小不利則舒蘄危矣只得那王忠以援蘄雖明知九江空虛却候督府至彼別圖調遣以實之惟有王鑑遲回不前進不及援荆襄退不能援光黃方此累劄督迫比又從金陵得一將曰李大亨令往招信取鐵橋敢勇一千人徑從便道直趨龍舒舒蓋久安積饒之地敵所欲得也尚恨將卑師少未有以大慰舒人之心亦以私書公文屬陳韡為助大抵目前所當為之事臣雖粗竭心力終以內外扞格兵寡財殫而又奏

請稽遲無以聳動人心作新士氣此為未愜人意耳抑  
又有坐視而無策者江北淮西之民為敵所殺者固已  
銜冤無訴而避兵南渡者今所在成市臣固嘗面奏此  
輩強壯者聚為盜賊當有以招之老弱者轉手溝壑當  
有以賑之今諸處已各申來而浮光信陽漢東荆門尤  
為迫切若臣行其所言則招而為軍者多至數萬少亦  
數千錢糧寨柵器甲衣襖便當有以授之其隨宜限給  
者委官抄劄計口支給亦當有以處之然督府所費幾

何一開其端胡以為繼隨州輕信和議竭帑藏之力以事敵敵情難厭既去復來反遭重圍今城中無以犒士權宜造關子以濟用度而求償於督府必欲得京交上十萬緡銀三萬兩金一萬兩臣不惟見管無幾不容盡應亦恐其迷誤未已虛費金帛而黃州亦徂於此說擁馬司江司雄關雄邊之軍以自守四郊之外敵騎縱橫而不敢問其意亦與隨同臣方詰之凡此等危急之症姑舉一二則知中外異意受任實難廟堂觀此事勢所



宜孜孜汲汲愛日惜陰將救焚拯溺之不翅也乃聞近  
日以來宰執多不入堂亦意兩相之不咸不過如去歲  
夏秋以來旁啟密陳以相沮壞耳而數日間所聞益甚  
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  
之又曰敕天之命惟時惟幾夫事幾之來間不容穢一  
官之或曠一時之不敕則天工之治否天命之去留係  
焉臣不知今所不關者何事朝臣之中孰左孰右第見  
外間危亂之證百出而朝廷之上方以可憂可怖之官

職而為可喜可慕之富貴不暇以國事為意是宜請事  
於外者戛戛乎其難也夫京師諸夏之本矧茲具瞻之  
地中外臣民咸屬耳目焉而每朝奏事不過宰執一人  
或二人率是不情之詞不切之事其曠天工而違時  
幾也多矣臣今服在遠外豈應與聞廟議然忝備邇臣  
事關一體譬之木焉本根先撥則枝葉從之若使內不  
治則臣雖恪共師命以鞠躬盡力於外亦將奚為臣竊  
妄意陛下於是非曲直之辨必已曉然於聖心若蔽自

聖志察朋比之習杜讒慝之萌豁開天公衆建賢輔以  
強本朝此今日當務之急者如謂外患未靖人才難得  
姑平廉藺平勃之怨則亦宜力懲偏聽之弊自今公事  
公言進而明目張膽以陳之論奏退而同心協慮而見  
之施行毋面從而背違也毋陽予而陰奪也庭辨衆決  
朝慮夕圖皇皇然如危亂之無日則天下事尚有可為  
詩曰舍爾介狄維予胥忌此言幽王之時狄難之不顧  
而忌嫉之是尚也惟陛下力鑒而深念焉取進止

奏乞將樊文彬高世英優加贈卹

二月三日

臣聞捐軀報國固臣子之常分崇德報功乃國家之大經臣猥以非才奉將師命顧激昂士氣聳動人心無他道馬惟賞罰信必而已契勘去年九月內北敵大入京西知棗陽軍樊文彬以葦爾孤城適當敵衝守具不全旋行製造敵於城外列砲數十座文彬亦於城內立砲五十餘座以拒之敵抵民屋繞城立柵塹濠以阻援兵文彬夜遣人劫之敵攻城之技無不盡用文彬躬率士

卒晝夜苦戰至十月二十八九間敵添生兵急攻西北  
隅文彬迎敵五十餘陣又積薪草於城損闕處投火焚  
之以禦敵之來而日暮風返烈焰入城延燒官舍敵乘  
軍民恟恟自西北隅以入火及軍治力不能支自縊而  
死賊拔城之初襄陽已自受圍烽燧不應蠟書不通外  
援已絕獨以數千疲卒扼拒月餘勢窮力盡猶不肯死  
於敵手近有錄到趙范蠟書者謂文彬守城死節無愧  
張許此而不問何以勸忠又契勘訓武郎京西路分總

制隨州軍馬高世英自敵兵初遁提兵入德安經理荒  
殘臣嘗奏辟就乞差權知本府及敵再侵隨州世英復  
領兵拔援突圍入城矢石交下中傷而死今諸將中往  
往有身當事任逗撓不進者而世英奮不顧身慷慨蹈  
義蓋文彬之次者欲望聖慈下有司將文彬贈官立廟  
錄用子孫仍厚恤其家併將高世英優加贈卹庶足以  
為仗節死義者之勸

鶴山集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鶴山集卷二十九

宋 魏了翁 撰

督府奏陳

奏襄陽被圍日久乞降詔勉諭制臣

二月三日

臣竊見荆襄蜀口居國上游勝負之間安危所係  
頃者敵人分道深入首侵漢沔四川制置使趙彥  
呐提兵仙人原控扼險要牽掣敵勢蜀賴以全陛  
下嘗降詔獎諭人心胥奮敵尋退去惟是荆襄自

去冬被侵幾三閱月而襄陽之圍敵勢張甚制置使趙范率先士卒躬冒矢石屢戰屢捷敵為奪氣今雖游魂近郊未底然其數月之間竭心盡瘁若不少賜褒賞無以激昂士心欲望聖慈特出御筆付學士院降詔勉諭候敵騎盡退令以將士姓名來上續與第功行賞凡此必已久闕聖慮臣以職分所係冒昧奏陳仰裨海岳下情惶懼俟譴之至

貼黃



臣聞糾正官邪固是臺諫職分但勢有緩急事有輕重如乘邊之守臨陣之將苟無大惡宜務優容擊一人未足戢姦曠一官或能悞事況其間方倚之閭外之事如陳韓趙范趙彥呐丁黼趙葵各當一面者皆嘗為臺官所論此用之他人猶難輕發矧當重任嘗議尤不可易蓋御衆之道全在威名無有知恥之人不肯受辱辱之則不可用用之則不可辱既辱之又用之彼亦何顏以居乎人上今言路一新恐未必如昔

歲之有患更乞睿照常留聖慮臣不勝惓惓

貼黃奏乞將曹友聞李安國優與旌擢

臣近得蜀報乃知去冬之末趙彥呐下原曾未決旬而敵人又自秦鞏而至一擣階文一趨大安其意徑欲入蜀彥呐力督諸將各授以牙綠牌重賞俾盡死力遮蔽蜀門於是曹友聞戰於大安李安國戰於文州士皆死關險不可入敵悔其來歸咎於始謀者而去敵之再退皆是友聞安國死戰之力當與第功論

賞而就中曹友聞者起自儒科兼習武事見敵輒鬪  
義不愛身其為忠憤慷慨之氣少見其此欲望朝廷  
優與遷擢庶幾友聞等有功見知益思補報而因得  
以勉諸將趨事赴功之心取進止

榜被兵諸郡蠲免科役

二月十六日

勘會襄陽江陵德安府光黃隨均房郢峽州光化信陽  
棗陽軍管下應曾經敵人驚擾縣鎮鄉村民戶逃移雖  
目前間有復業去處終是不易合議優卹今除軍前檄

運糧草差使及以物力差充保甲隅官外其餘官司諸色不時差科非泛雜役並與蠲免壹年如州縣不遵今來約束故為科抑察訪得實官員按劾吏人決配務在必行決無輕恕仍聽人戶越訴

奏乞早定峽州襄陽守臣

二月四日

臣今月四日據參謀別之傑申到襄陽府事宜謹錄本頭連在前外續據諸處探報德安府雲夢孝感縣及神林澗口等處各有敵兵殺奪人畜擄掠舟船臣竊慮透

漏衝突江面所合預作隄備照得王旻既死其荆鄂都  
統欲遵照便宜指揮差趙勝填見闕却以臣前所奏辟  
劉顯德仍權知德安府令各任責防悉已別具奏牘乞  
賜施行其如郢州迫近襄陽合是武人之有兵權者方  
可為守近見朝廷差下胡祝臣不敢輒有更易峽州亦  
係緊切所差汪元顯方有奏事之命其勢必五六月間  
方能到任臣不識其人如朝廷謂可倚仗即乞免令奏  
事日下之任庶幾及時可以措置守備若朝廷欲有更

易亦乞早降指揮又如襄陽夙號重鎮今焚蕩之後城中一空或促令趙范回治或別選武將為守此皆不可緩者臣以事大體重魚探報未的未敢輕易有所施行併乞睿慈速諭大臣如朝廷已先得實耗即乞早賜處分以解一方倒懸之急

貼黃

臣昨準序遷入奏之命已具辭免又嘗具奏乞速降結局指揮是晚忽聞襄陽之警臣不敢付之坐視未

免隨宜區處合具奏知伏乞睿照

自劾

三月六日

臣起自書生不閑軍事誤叨東拔冒總師干雖畢慮竭  
衷粗欲自奮而受任之初危機已急德安之兵未息光  
化棗陽之陷繼聞行次池陽而光黃之羽書踵至亟抵  
九江隨宜應接則應天永息之叛亡襄隨歸峽之倣擾  
又見告矣尚賴宗社之靈北敵師旅次第退却臣亦適  
被入奏之命方茲攢結簿書散遣兵衛具疏乞身夫何

叛將王昱煽亂於襄百年之要地丘墟一城之赤子塗炭吳蜀襟喉幾於中斷言之至此痛入肺肝此皆臣智畧不足以折衝望實不足以厭難致茲疆場之禍上貽宵旰之憂況督府之行竭朝廷帑藏之儲以資軍實今自賞勞將士之外雖一孔以上未嘗妄費而所餘無幾竟成何事臣安得以辭其罪夫有罪不誅則朝廷將無以聳羣工而厲天下臣謹於江州近境席藁待罪欲望聖慈布臣所失重行寬宥以伸國法以為力小任重者



之戒干冒天威下情不勝惶懼震栗之至

榜諭北軍

三月  
七日

恭惟國朝念中原之民皆我祖宗遺黎凡有來歸悉皆  
撫納二三十年間所費錢糧何止鉅萬其有才智之人  
或使管軍或使守城或散在諸處各管職事並不曾分  
別南北只因郭勝范用吉王旻之徒自作不靖致使均  
唐安襄四處北軍橫遭兵火其有得脫之人又被敵人  
驅為奴婢或殺其父母或據其妻子或取其財貨流離

飢餓追悔無及深可哀憐今來訪聞尚有北軍或在漢地或在漢南元非反叛止是無所歸著或致剽掠以苟旦暮其情尤更可憫官司雖欲各令仍舊終恐爾輩自懷疑惑未便相信一旦輕聽訛言又是自取殺戮行府專差官責榜劄前諭赤心若有頭目等人急於奮身收拾潰散轉禍為福自為一軍屯在漢北力為國家捍禦邊防効順之日便當給以元來軍券厚加犒賞其有經理開拓顯著忠勤許令世為守臣永保富貴其頭目人

當與等第起轉官資行府元不欲分別南北却恐終自  
懷疑不安今昭示大信應潰散北軍自今既歸之後別  
為一屯只留漢北庶幾彼此不相關防可以長保安靜  
永無自相屠戮之禍今來行府止為前項四郡之人偶  
因叛將一時誑誤無所歸著故從長區處使之保身保  
家天地神明實聞此言

奏措置京湖諸郡

臣自恭奉八奏之命一面結局會有奇疾控忱君父乞

身歸里適得何元壽別之傑報襄陽北軍作亂趙范移  
屯敵兵四掠漸迫雲夢孝感與神林瀘口以侵漢陽界  
分上流震搖人民奔迸渡江臣念事出意表雖以垂去  
亦復力疾隨宜區處急劄沿江州軍嚴為隄備并遵照  
便宜指揮權用金字牌速下光州調萬文勝提兵五千  
人馬五百匹星夜至漢川繼得知荆門朱揚祖申以孤  
城難守乞就付統兵官而探報權郢州胡槐亦稱居民  
空城逃避遂各助以京會五萬貫時下接濟支吾載念

京西七郡惟隨州僅存自去年敵屢攻圍知州張龜壽  
通判趙汝然及大洪山守把張順與寄居劉顯德極力  
鏖戰卒全一城今茲孤壘正當敵衝凜凜不能自保或  
謂官民兵在城內者約二十萬而散在四郊者不計其  
數切慮不早應援隨或不守將來愈費經理遂差承信  
郎李邦彥押京會二十萬普例支犒外更發銀一萬兩  
京會十萬貫等第特犒其知州張龜壽與轉兩官通判  
趙汝然寄居劉顯德各與轉一官守把大洪山張順添

差隨州兵馬鈐轄仍賜金帶一條所有本處民兵有流徙不能自活者給劄令李邦彥團結或可得數萬人續議申朝廷填補京湖諸郡死亡逃潰軍額及科撥一項錢米貼助贍養庶藉其土俗伉健勇鬪愛護鄉井隨若可保則德安光棗等處方可修復所有趙范離襄本末前已具奏今得尤燭申狀謂李伯淵復回襄陽已斬鎮北軍頭目人且移書趙范回司此等情事不測臣嘗作一榜并劄趙范就此時招收潰散北軍盡屯漢北或令

黃國弼夏全任責統轄且許以元來軍務庶南北軍不相猜疑亦是弭變之一策謹將榜劄及尤燭所報錄白繳進合具奏知取進止

奏乞降結局指揮收回新命速賜竄斥

臣再有危迫之懇仰干天聽臣自忝序遷趣令入奏即具控免併陳結局之情尋又具申朝廷乞賜敷奏又於自劾之章申叙前懇今既半月未蒙出命在於臣子之義進退遲速所當惟命是聽然目前事體有不可一朝

居者若默不以聞深恐有誤國事臣自旦日聞命已即  
關報諸路帥司繼有行府屬官陳乞解罷者無詞可留  
既上其事於朝殿步司將士正當拆洗之時一聞君命  
各動歸心臣亦叙情閔勞支錢發遣自初四五以前猶  
有上流驟警邊報時至臣不敢以垂去坐視隨宜報應  
迨旬日以來不惟郢復漢鄂等處邊報頓稀亦緣諸郡  
各得邸報之後意臣既被疾有入奏之命則此時結局  
已久故每事不復關白只如襄陽事變所係甚大自始



初一再得申狀後久無嗣音蓋亦謂臣為已去此矣況臣被命兩旬兵歸吏散財用又竭兼沿江新制帥先令既至事權有歸而臣徒擁虛器以兀處於此在臣不過進退周章以貽衆誚而朝廷之上遲回不報亦恐有傷事體以啟戎心欲乞皇帝陛下深惟令出已久人情弛玩速降結局指揮所有臣病不任事乞收回新命引咎自劾乞速賜寬斥併望檢會累疏早賜處分

奏析督府前後事體乞檢會累奏施行

臣已常待布危懇伏計仰徹聖聰重惟一介孤遠旁無寸援獨荷兩朝知遇欲報無階不自揣量輒於敗局壞證之後冒承重任故今日之不績罔功辜也前日之辭難避事亦辜也進退皆辜臣何所容其喙臣反覆於心痛自思過或謂臣曰有鉅萬之費無毫髮之補烏得為無罪然臣所領督府蒙朝廷科降為緡六百萬犒師之費四百五十六萬五千有奇皆發下制總兩司照例分給及經理殘破諸郡與招軍打船造箭之費六十四萬

有奇皆委官押發抵日終餘緡無幾而求者日至未嘗  
不謹所予如所得金一千兩僅支及一百五兩所得銀  
十五萬兩僅支六萬二千五十餘兩所得絹一萬匹僅  
支四千五百凡此三項皆以激犒戰功見已具細帳上  
省決無分文妄費當大敵在境人心動搖正使督府不  
建朝廷亦須遣使行邊拊勞將士犒給之費當不減此  
或又曰不能鉅鍊士卒騷擾郡邑臣未出國門凡三次  
行下諸道約束官吏不得以應辦督府為名並緣私擾

舟人之攘羊與浙漕司借使之卒二人亂行者皆黥隸之逋卒之竊酒家器者斬之自南陵以來乃有縣令擅折居民浮簷者臣即隨門支錢以償被擾之家親加拊勞併劾二令各從鐫降自建德以來縣胥之假託科配以招民詞者臣即送所屬勘正抵罪施行不為不嚴矣或又曰督府之建無揀邊城之破亡此則臣未被臨遣之時固已數數言之矣臣以十二月十四日陞辭二月六日纔抵九江若德安之叛則十月二十六日也襄陽

之破則十月二十九日也峽之焚房之遷均之沒光化之陷皆十一月以前事襄州肘腋之變乃在臣被命入奏之後然亦不可謂非臣之罪已嘗具疏自列乞加竄斥凡此本末難逃聖明之鑒併用劈析以布露於君父之前欲乞睿慈檢會累奏速賜施行取進止

奏北軍當思調伏庶內外相安

臣昨於前月三日據京湖制置大使趙范申襄陽軍變事宜已節次詳細奏聞去訖旬日以來有自上流來者

頗聞北軍兆釁起於疑心今猶籍籍未已而趙范已帶  
行北人之來歸者至江陵臣雖鏤榜付趙范令其乘此分  
南北人為二軍范答臣書方議區處繼得淮東制置司  
趙葵近書亦及北軍疑慮事今節錄繳奏如左臣竊惟  
敵人與國家本無宿怨要非必如不共戴天之讎況其  
能制強敵則於我朝亦與有雪恥之功今欲與之講和  
本無不可而庭論紛紛者特以敵情多詐未可保信耳  
臣雖嘗有言敵人和亦來不和亦來此必然之理然而

臣今所憂則又不在此蓋世事固有若不相關而相為倚伏者且如侯景甘魏歸於梁為梁人連歲抗東魏之師一旦梁與東魏約和景無所容其身遂有異志今日之事得無類此而況紹興之和又有南人歸南北人歸北之說失信於降附之人其事未遠孰不知之今李伯淵尚伏武當境上樊城之北人雖為劉廷美所殺而襄陽猶有存者滁廬舊戍之北軍雖已安居歲久而事體大畧相似揚泗所屯類皆新招建康亦有納合買住降

卒而比至江陵者實繁有徒萬一此曹聞制聞有密授  
之人和議有可成之漸則梁人和好之禍豈容不慮臣  
授任視師適當癰疽已熟一旦決潰之時憂深慮遠食  
不下咽重惟國家大計苟有可以緩敵圍安為綢繆牖  
戶之計決不敢效書生徒為一偏之說則敵之從違和  
之堅否他人執議以害成者臣皆未暇及惟是茲事萌  
蘖臣實得之聞見不當蔽而不聞臣愚欲望聖慈宣諭  
宰臣及新任制帥不厭熟復却慮長顧使出萬全庶幾



內疑改心外敵帖耳以和則永久相安以戰則南北胥  
奮廟謨無後日之悔邊閭同與國之休天下幸甚臣族  
罪歸田未能愬然於國家之憂惟陛下幸察取進止

奏撥官告銀絹付別之條經理

臣據參謀官別之傑申蒙恩除京湖制置副使權正司  
職事已一面起發前去交割契勘襄陽一變司存大壞  
帑庾空虛公私赤立今時暫移司江陵雖之傑兩曾分  
閭軍民之情素所孚信然經理之初當有以大慰輿望

如修城濠造器械招軍兵賑流離必有錢有米然後可  
以運掉似不容以空言集事竊見督府雖已結局必有  
支遣餘資如告命度牒金銀交會等物欲乞備申朝廷  
據見在之數撥付本司以備目前窘急之用庶幾備禦  
之計可以速辦不負朝廷寄托之意臣所據上項申明  
照得襄陽江陵上流襟喉為國重鎮近因北軍所經焚  
毀殘破方議收復而江陵府乃以去年屢被攻圍沙市  
商貨所聚掃地一空又供億諸項援兵庫帑罄竭今來

之傑聞命引道不復辭難其襄陽江陵並合逐急措置  
經理以備防秋不容稍失機會若待朝廷科降錢物深  
慮道里遙遠緩不及事行府見有繳還朝廷官告銀絹  
等寄收江州臣不敢以已結局為嫌權宜於數內量撥  
官告一十道綾紙一十道銀三萬兩絹三千匹付之傑  
等專充收復襄陽經理江陵兩重鎮費用所有專輒之  
罪欲乞聖慈特賜矜貸外臣愚妄謂制閫之初費用百  
出前項所撥之數未給於用臣竊聞朝廷因趙范之請

科降錢銀見已管押上水今復有省劄寄留江州未知作何使用欲乞速下江州發行及今別之傑到司之初便得使用若更稽留以待申審恐誤支遣伏乞睿旨施行庶幾之傑得以經理上游屏蔽諸道當此艱危衆不敢嚮而之傑誠心體國殷然勇往在朝廷所當扶持獎激須至奏聞者

奏備別之傑申到劉廷美等復襄事宜

照對襄陽府自二月二十一日軍變以來因循不守遂

為北人所據又據諸處探報申北人在城內起屋造酒以待酋長及敵人大隊前來度夏行府照得襄陽重地係西連均房光化東接隨棗信陽南控安郢荆後自襄陽不守之後此數處戎馬往來莽為墟壤竊慮入秋以後敵騎衝突可以徑窺江面行府遂委參謀官別之傑差信實幹事人賁榜劄告命前去結約土豪已據劉廷美等收復樊城遂遵照便宜指揮特與起轉修武郎差充京西路鈐之傑遂遣使臣鄧雲等賁上件告命及開

諭軍民榜劄前去劉廷美軍前交付今據鄧雲等狀申江海都統與劉廷美之弟廷輔商議稱督府有告劄發下樊城又參謀司亦已調兵應援樊城廷輔遂即時將帶人馬錢物於四月二日起離荆門取南漳縣老鴉山路招集官民兵鄉農間道前去仍約廷美大軍會合夾擊叛賊水陸並進已行克復襄陽城壁了當其城內見係劉廷美兄弟看守今將鄧雲等狀錄連在前臣又得之傑書稱江海聞報遂自荆門徑趨襄陽與劉廷美兄弟協

力扞禦臣照得襄陽重鎮既失復得自非宗社之靈與朝廷處分得宜奚有於此此兩城既復之後京西江北州郡遂可漸次經理上寬顧憂臣雖已將督府結局多日緣上件事係當來督府首尾合與從權區處不容避嫌今來防秋已迫竊慮經理未辦所合審度襄樊事勢日下急切措置兩城守禦仍以襄陽為重除已作書委白之傑始終任責併令一面開具立功將士姓名經申朝廷推賞外須至奏聞

鶴山集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鶴山集卷三十

宋 魏了翁 撰

督府奏陳

奏繳別之傑書施行復襄事宜

照會臣昨據參謀官別之傑備使臣鄧雲等探報劉  
廷輔糾集民丁庄農約劉廷美內外夾擊叛賊收復  
襄陽臣以襄陽重鎮驟失復得關係匪輕所合賞不  
踰時激勸士心已一再奏聞遵照便宜指揮將御前

所降到賞功刺史牙牌一面官誥二道權用御  
前金字牌子發付別之傑更令審實劉廷美等立  
功次第專人給付今據申劉廷輔所提兵已到襄  
陽管下明覺寺劉寨舉火為號又繳到劉廷美殺  
叛賊退遁捷報并先調統制馮士榮部押兵船取  
水路前去已於四月二十七日提兵會合樊城劉  
廷美軍馬追殺賊兵敗遁於當日部兵入樊城同  
劉廷美前去收復襄陽城并南漳縣山寨統制權

路分張彥榮同劉廷輔已集鄉丁壯丁義捷等軍會合  
前進又於五月五日與賊大戰必期克復襄陽城壁所  
有牙牌告命等之傑時暫寄收京湖制置司激賞庫候  
劉廷美等實見立功次第方行給付今將原發下金字  
牌子及錄連京湖制置司回申謹狀繳進併將別之傑  
所與臣書錄白在前須至奏聞者

貼黃

臣又見諸司關報郢州捉獲姦細李必慶責問據供

係敵宣差姓黃者探知襄陽燒燬軍民不在城內遂遣金人兵馬三千要來據襄陽城壁并先遣李必慶等數人前來聽探南界州府曾與不曾發軍馬及曾與不曾種田又說鄧州目今有均州擄下船一百餘隻及唐州新野河元有大小船五十餘隻新造三十隻要七月內等敵人大隊前來侵我南界臣切詳前件探報敵人日夜謀據襄陽為扼吭拊背之計若非速行經理襄陽以為上流屏蔽則京西一路莽為虛

邑而江陵決不可守江陵不守則吳楚襟喉中斷而  
長江與敵共之矣臣固屢以為言今經數月秋防甚  
迫竊謂襄陽得失係國家安危之決臣方在遠外不  
當與聞廟議特以義關宗社不勝及緯之憂冒昧一  
言之伏惟聖明特加睿照

繳奏奉使復命十事

臣冒犯斧鉞之誅輒有奏聞臣去歲以疆事危急深惟主  
憂臣辱不敢辭難受命於邊城殘破之餘奮身於羣言囁

當之日幸賴社稷之靈諸閭協心將士用命師無撓敗  
敵有遁逃及被命入奏之旬餘聞趙范棄襄之報急遣  
榜劉招諭土豪幸而克復襄樊以歸朝廷為臣之計雖  
僅可逃責然所當經理之事未易枚數臣方隨宜區處  
而君命有嚴未竟其事今又以衰病不克及命於宰旅  
退自拘於司敗臣輒將督府施行分門萃類裝成五冊  
繳進又以臣之不克面陳者姑以大概別為十條隨冊  
以聞臣謹開具下項

一曰招納土豪並邊諸郡每遇敵人入寇皆得土豪  
統率義丁為官軍犄角之助只如今春敵蹂浮光隨  
信管下如羅山杏山諸處率是義甲頭目牛社總首  
隨宜勦遏其間又有庄農自相結集俟敵騎入村遊  
抄或伏險邀擊或隨後躡襲必有斬獲蓋以其生長  
邊城狎近敵衆故習其風聲抵抗而不懼睹其陵暴  
憤激而思鬪加以知地利得人和有愛惜骨肉之情  
有保全鄉井之誼戰則自為戰守則自為守若獎拔

而倚用之固與官軍之更遞往來驅之戰守者不可同日語也自京湖諸郡殘破以來鄉民丁壯屯聚相保者在在有之若不因其土豪就令結集則渙然無依或生他變臣嘗委參謀官別之傑結納襄隨兩郡土豪尋又差官賫榜文劄子前去漢上招集近日劉廷美收復樊城一號召之頃遂得四萬人其後廷美與其弟廷輔又以督府旗榜於南漳縣老鴉山等處招取山寨民丁庄農與諸處潰散官兵同力克復



襄陽土豪之効大畧可睹臣愚欲乞行下制副等司  
於襄漢兩淮州郡隨宜結集借補官資假以事權必  
能以功自見近年名將多出於此此實固圉安邊之  
捷徑也惟陛下速圖之

二曰區處流移襄漢擾亂以來漢南自荆門江陵以至  
漢陽江南自岳陽鄂渚以至武昌縣流移軍民布滿  
境內而漢南數郡尤甚督府嘗撥錢二十萬劄別之  
傑措置招集又劄江陵府措置收拾襄荆之流民潰

軍尋又遣人散榜帖於漢東團結山寨凡當為者悉已見諸施行惟是城郭荒殘室廬焚蕩糧種牛畜盡於椎剝耕既失時麥已資敵京湖管郡一十有八殘破者七被兵者三僅存者八又皆竭於供億困於守備制總應調正急倉漕司存已無欲人人而賑卹之勢有甚難今京湖淮西兵籍闕額尚多所當錄其強壯之願從軍者盡以補諸軍之闕雖烏合之人未必便能當敵且是丁壯數萬各有所歸則婦女老弱亦

有所養矣其有城郭僅存室廬亡恙者尚可捐其租  
賦俾之復業如無城郭室廬生業可歸則隨其所寓優  
加賑卹多方區處此又弭變銷患之要務也惟陛下  
速圖之

三曰調護北軍郭勝之叛以猜懼范用吉常進尚全之  
叛以憤怨皆有釁可言至於襄陽之變特因疑形一  
起闔城為之塗炭今計北軍自取破敗之餘與夫散處  
諸郡者為數尚夥臣被命出使之初嘗一再鏐榜開

諭讀者感悅而諸間創於多難未有以處之自襄陽變後臣又有一榜大意謂祖宗遺黎凡有來歸悉皆撫納不曾分別南北只因郭勝等自作不靖使均唐安襄之處北軍橫遭兵火其有得脫之人又被敵人驅為奴婢或又殺其父母拘其妻子取其財貨流離饑餓追悔無及今北軍尚有在漢北漢南者差官賫榜劄告諭若有頭目等人轉禍為福收拾潰散自為一軍屯在漢北力為國家捍禦邊方效順之日便當給

以元來軍券厚加犒賞其有經理開拓顯著忠勤許  
令世為守臣永保富貴庶幾彼此各免猜防永無自  
相屠戮之禍此項榜劄蓋以臣未嘗失信於此曹故  
開心見誠或可取信又劄京湖制置趙范於北人內  
選差二人撫諭北軍方欲立規模說方畧冀不動聲  
色而南北自分可以潛弭三陟之永患今局勢既更  
無可復論所望朝廷將處北人一項熟復思慮魯酒  
薄而邯鄲圍天下事固有不相關而適相偶者若遣

人游說開諭禍福則前有鷗巴徒穆後有天綱納合之事可據因變制宜畫地以居之則有新復州郡自淮以北之地可處神而用之存乎其人惟陛下速圖之

四曰措置險要言京湖之險要者以江陵之三海八櫃為急言江面之虛實者以宜都枝江公安漢陽及武昌興國諸處為憂臣嘗科撥米一十萬石京會二十萬貫付江陵脩海櫃又降錢付諸處戎司招軍且下湖

南江西帥憲司打造戰船與造弓弩箭鏃等凡  
以為江面之防也然臣所甚憂者有不止是何  
則厯攷前後欲自江北以謀南牧者聲勢力量無  
如曹魏之老瞞元魏之佛狸而老瞞敗於赤壁佛  
狸困於瓜步要之中國有人未見其能得志者厥  
今臣之所憂西則蜀道東則海道耳間者諜報敵  
人大治攻具於秦鞏洮渭又治舟山東日夜聲言  
以七八月南侵而吾所以為備者尚多闕然又况

淮漢之間方圖講解必不肯輕出一兵以牽制首尾使敵人得以一心併力於西東二隅萬一敵人先得蜀口驅沿江戰艦舳艫銜尾而下雖有百萬勁卒臨江列戍櫛比持滿當其風利水急拱手晚視技無所施此昔人累用之故智不可謂敵人之不知出此也又或以偏師擾我江面綴我舟師而陰用出其山東所造之舟自膠西入海道一得順風直抵淮東淝西而畿甸震矣臣所以日夜疚心願陛下察敵情之多



詐無謂備禦止於江面亦當防敵人之出奇內徑以  
幹蜀道以擣海洋耳惟陛下速圖之

五曰經理殘破京湖殘破州軍當經理者凡七尤不容  
緩者有四四者何襄陽德安棗陽隨州是也襄陽據  
漢水上流與江陵為唇齒襄陽之唇亡則郢復荊門  
漢陽皆齒也安能以自保齊安鄂渚為受兵之衝長  
江之險與敵共之矣棗陽乃襄陽之肩臂棗陽斷則  
襄陽急已事之驗也德安黃岡之外屏若破則雲夢

孝感黃陂以來蕩無蔽遮而漢黃二城盡閉矣此亦  
已事之驗也隨介乎諸郡之中隨不能守則郢復荆  
門皆震故曰當經理者凡七而不容緩者有四臣自  
將命督師僅次金陵安衆逃遁臣即差官前去經理  
劄湖廣總所部撥錢會應副自高世英由安援隨死  
於鋒鏑叛賊猶出沒不常自劉顯德再行事權方有  
所屬然督府結局之後未知何如其為力也襄陽重  
地係國存亡所當亟行經理或謂今無屋可居無糧

可繼與其經理襄陽之燬城不若用力於江陵臣竊  
惑之今幸劉廷美以收復樊城蒙被顯賞感激思奮  
與其弟廷輔挈襄陽以報朝廷若襄樊氣勢已成則  
棗隨猶可措手但慮廷美出自寒微媚嫉者衆凡在  
軍伍者已不能成功而忌人有功此全在制臣以國  
事為念扶持而獎激之俾得展布庶幾京湖諸郡漸  
可修復厥今國家之於襄陽猶前代孫吳之有西陵  
有之則存無之則亡不可以區區邊鎮目之也敵人

萃數十萬攻圍數月不能下而去若非變起蕭牆則不能破又非結約土豪則不可復陛下毋以其失之速復之易而不加之意再失則事無可為者矣若夫均房光化宜都沙市委任得人不難經理儻有事力制副司皆能辦之惟襄陽為一方之扞蔽而劉廷美兄弟土豪倡義之魁首尤不可以不加之意故臣特惓惓焉惟陛下速圖之

六曰明信賞罰國家所恃以奔走天下者賞罰二柄耳

而於閫外之臣則徑以二柄假之故曰事難測度曰  
不從中御凡以成敗安危之幾決於俄頃使賞罰不  
踰時而見焉則天下皆云斯人也聖主託以腹心而  
寄以不御之權夫然後賞一人而千萬人勸罰一人  
而千萬人懼在專閫之臣指麾足以集事功而朝廷  
益尊矣三十年來謀國者反是一賞一罰實因閫外  
之謀而必欲事從中出不著奏聞之自若與外閫有  
爭功吝權之意豈知在閫外則不威在朝廷則不尊

夫自一命而上大小相承積而至於入主之尊然後  
無以復加使有股肱心膂之臣宣力四方以任干城  
禦侮之責廟堂不動聲色而收其用顧不尊且嚴耶  
而必欲與之爭較恩威則祇以自小耳夫賞罰者陛  
下之賞罰為外間之臣不過布昭皇靈以興起人心  
期於不失事幾焉耳亦何憚而不肯明白指意以布  
宣天下乎臣愚欲望陛下申飭大臣自今分閭之臣  
有所舉刺則當以其所請付外施行使得以依憑威

斷役使智勇不惟帥臣得以伸賞罰之權亦以見朝廷明白正大惟是之從外閫重而中朝尊一舉兩得陛下速圖之

七曰警勵將帥去冬自隨棗被兵襄陽受圍江陵告急朝廷遣兵應援諸城危迫朝不保夕乃多逗遛不前或稱養銳於某郡或稱取路於某所互相倣倣以聽寇之自退至於聞命疾趣奔定不憚如萬文勝之儔蓋亦無幾亦由所謂大將者官爵已隆意氣已驕惜身

愛死無肯先登以當不測之敵惟邊郡偏裨職位既卑聲名未著則奮不顧身直前勇往臣於目前諸將備見其勇怯能否實基於官資之崇卑妄意欲乞陛下於諸將職任非有用者不除非有功者不遷置身安閒者不容以濫進巧於營求者不容以倖得自環列上閤之榮名上而至節察防團之等必服勤邊徼顯立戰功者然後加之使明知朝廷爵位非有功行陣者不可以倖門邪徑妄有希覬庶幾人心激勵各



能以功名自奮無敢有逗遛避寇臨事辭難者矣惟  
陛下速圖之

八曰措置江防長江守備惟恃戰艦臣近因經行得於  
目擊及差官點閱缺數甚多其間又有在數而不堪  
用者春初諜知敵人踏淺結筏日為渡江之計又在  
枝江者伐竹運木斤斧之聲晝夜不絕於是申嚴守  
備抽移調遣策應上流又慮乘虛窺我江面急遣主  
管機宜文字王好生往福山石莊黃姚顧逕等處結

雇民間掉搶使風海船節次發赴上水貼助兵船以  
備緩急設使敵衆知我虛實數處欲渡則東西可以  
掣應又行下松江屯駐軍分將船之弊壞者修整缺  
少者打造又撥緡錢付湖南江西及松江制副兩司  
各行下所部產木州軍打造四車海鯨船及大小多  
槳船各有差此外方欲增造已迫結局今去防秋不  
滿兩月而得於諜報有謂敵衆在膠西造戰艦練水  
軍者況荆襄上游乃其熟路廣狹險易無不盡知欲

望朝廷嚴飭制司總所及諸戎司速與招軍造鎧甲  
固防守懍乎如兵臨境之日庶幾倉卒不致誤事至  
如招募沿江游手習於舟楫者以之填補水軍此亦  
防微之一節也惟陛下速圖之

九曰繕治器械諸處器甲箭鏃積年椿管舊數自連歲  
用兵取撥之外所存無幾密院間雖行下諸郡製造  
解發俱不及數且如近日江陵光隨圍城中常有矢  
盡之憂襄陽苦戰累月尋遭焚蕩軍資器械靡有孑

遺夫器械不利是以其卒予敵而況於不備乎防秋在卽赤手空拳何以應敵臣嘗行下所屬軍分刷具見管衣甲軍器數目可為寒心兼聞敵人畏我強弩控扼江面尤不可缺已於二月內發緡錢下江西湖南安撫司造弓弩箭各一百萬限五月以前申解劄沿江制司催促然二三百萬箭不為不多而未足供一大戰之用如鎗釵甲冑衣襖旗幟金鼓牌盾之類惟淮東有所椿積他路率多欠闕此決非倉卒可辦

者欲望朝廷急與措置增造聞敵人之兵每遇次舍則人人各自製造箭鏃修整戰具非必委之工匠吾之為兵者既不務此而上之人又不加意何恃而與之戰乎惟陛下速圖之

十曰差填邊守厥今並邊之地自京西之均以至淮東之楚凡十一郡而守臣之正任者十無二三次邊及沿江北岸自歸峽至通泰州凡二十郡而帥守之非正任者亦五六屈指防秋無兩月事重以敵兵出沒

叛徒披猖又如郭勝范用吉輩熟知江湖虛實此豈  
小故而上下因循雖久無正官亦不以為意又如均  
房光化等郡乃楚蜀襟喉相接之地臣前劄京湖大  
使司選辟守臣後據趙范報均州已辟史宗孝光化  
已辟何亮然而訖不知朝廷從違與二人之在否何  
如夷陵乃荆夔血脉相聯之處臣嘗奏催守臣汪元  
顯之任朝廷乃為改他郡故至今未有正守至於德  
安則隨棗化信往來之衝臣嘗遵照便宜指揮差劉

顯德俾之速行措置會朝廷差趙勝勝辭而後差顯  
德則督府結局矣臣竊謂當此艱危之時極邊次邊  
與夫沿江沿淮州郡民物彫耗田萊荒蕪科調繁興  
賦租不入懷抱常有寇至之憂自非有志事功捐軀  
體國者誰肯披荆榛瓦礫犯矢石鋒鏑而昧於一來  
也而況謀夫孔多雖有勞而不知廟論易搖或已命  
而俄易雖使舉辟之當朝奏暮可人猶一前一却若  
更例以內郡除授規之利忍弗決則是終無經理之

人與經理之時而戎馬已告警數千里為敵境矣利害灼然夫豈難知臣愚欲望陛下自今申飭制臣責以遴選邊守徑自舉辟且命大臣奏報響答庶幾諸郡各得正官以壹意備禦視夫攝官承乏之人朝不謀夕者不可同日語也惟陛下速圖之

鶴山集卷三十